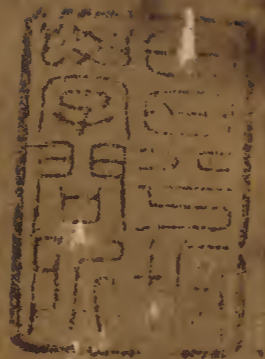


四書補義

孟子二三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八	六	三	六	三
三	六	三	六	三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八	六	三
三	六	三
三	六	三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24
冊數	36 (36)	
函號	277	29

四書世四号



四書補義孟子卷之二

謹之陶起庠虞上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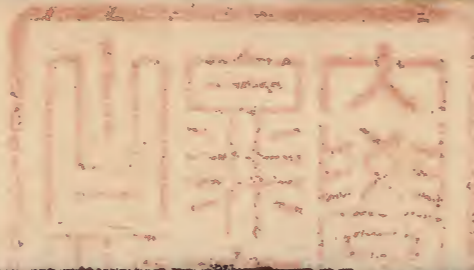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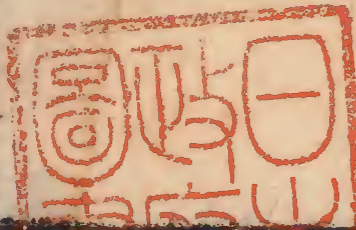
男金璧全編

文庫

離婁章

五音六律

樂有聲有音有律而聲有人聲有器聲聲是單出的或清或濁或高或下只得一樣若合清濁高下而連絡之則成音矣五音相生之序淮南子所謂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是也五音清濁之序國語所謂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是也凡人矢口而歌必有此五者即隨舉一器擊之吹之亦必有此五者但不以律統之則其音必參錯而不調黃鍾管至長聲至濁所以正宮太簇管次長聲



次濁所以正商。姑洗管不長不短。聲半清半濁。所以正角。林鍾管次短。聲次清。所以正徵。南呂管至短。聲至清。所以正羽。其清當如某律。其濁當如某律。以此爲準。而聲音畫一不差。○黃鍾者。鍾鍾也。陽氣鍾黃泉而出也。律有形有色。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鍾於黃泉。孽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位子十一月。○太簇者。太大也。簇奏也。言陽氣入奏地而達物也。位寅正月。○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位辰三月。○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午五月。○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位申七月。○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位戌九月。○呂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宣物。位丑十二月。○

夾者孚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卯二月。○仲呂言微陰始起在中。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巳四月。○林茂也。盛也。物皆茂盛。積於林野。位未六月。○南任也。言陰任陽功。助陽成功也。位酉八月。○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陰雜陽氣。閉藏萬物作種也。位亥十月。

規矩準繩

經解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漢書律歷志。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

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

泄泄節

六書正譌云。泄水名。借爲舒散之意。沓字亦從水。水性濡而善下。濡故怠緩。善下故悅從。泄泄沓沓。有隨波逐流意。只看末節。吾君不能四字。怠緩意也。有悅從意也。

愛人章

曲禮。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是盡己工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推己工夫。聖賢學問。只有此二者。

爲政章

古者卿大夫皆世其官。所與共社稷者。故曰巨室。觀凡伯芮伯之刺厲王。世篤忠貞者。未嘗不懷怨怒。林氏巨室擅權云云。似專指跋扈一輩人。此輩最是難服。能服其心。則身之能脩可知。

有道章

天之心何嘗一日不愛賢德。天之心何嘗一日不愛天下。惟世無賢德之人。天命無所屬之。惟世無天命賢德之人。強大有所好之。強大擅政。天之不得已也。使賢德繼起而移之。天必奪強大之權。以獨伸之矣。順逆之說。特其勢耳。堯舜之世。九官相讓。師師濟濟。六德爲諸侯三德。爲大夫。當時而稱詐力。是妄人也。故三苗竄。防風戮。春秋戰國之時。齊楚爭長。秦霸西戎。虎視鴟張。弱肉強食。此時而不量力。是愚人也。故江黃滅。燕丹亡。

桀紂章

爵鸛

國策黃雀俯啄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月令季秋之月。爵人大水為蛤。古音切蚌蛤也。飛物化為潛物。詩秦。馱

音聿疾。飛貌。彼晨風。鸛也。鬱茂盛貌。彼北林。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養老章

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不煩拜。跪以逸其肢體。夏后氏以饗禮。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致敬如神。殷人以食禮。有飯有殽。雖設酒而飲。其禮以飯為主。周人脩而兼用之。春夏用虞。燕禮。夏享。禮。秋冬用殷。食禮。五十養於鄉。鄉。學。六十養於國。國。學。

小七十養於學。太。學。達於諸侯。諸侯通。得行之。五十異糧。音張糧也。精粗與少者殊。六十

宿肉。隔日備之。不得使求而不得。七十貳膳。食之善者。每有副貳。八十常珍。常食皆珍品。九十飲

食不離寢。寢處之所。恆置飲食。膳飲從於遊可也。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

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行養老之禮。必於學。以其為講明孝弟禮義之所也。有虞氏皇冠而祭。深衣白

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黑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素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服朝。而養老。祀先養老。冠衣各有所當。祭所

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行引戶。校年之令。徧加恩賜。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俎實執

祭。義食三老。齒德俱尊。五更。更。歷事已多。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俎實執

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行引戶。校年之令。徧加恩賜。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俎實執



醬而饋。進食執爵而酌。食畢以酒漱口

善戰章

辟草萊節

任啓運曰此與入其疆土地辟之有慶似相反。須知罪在草萊字。任字若是平原沃野棄而不墾便是土地荒蕪矣。井田阡陌之旁有奇零隙地大則以正經界小則以資畜牧。雖有土地而不可任者也。又其餘閒曠嶽崎磽确之所則邱墓之所需柴薪之所出所謂草萊者也。亦非可任者也。至悝鞅輩雖草萊亦辟而阡陌旁之奇零隙地不待言矣。雖徑畛涂道亦漸狹其制以聽耕作。所謂決裂阡陌者也。凡皆以為稅斂計也。而柴薪曰減廬墓曰促畜牧曰

嚴百姓無復寬然有餘之地。蓋不但經界之不正而已。○王罕皆曰孟子正為當時隆禮此輩勘定爰書一片婆心千年鐵案

淳于章

曲禮男女不雜坐。不同櫛。音枷音架所以倚櫛置衣服者不同巾。巾以澆潔櫛以理髮不

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

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跪奠之地而後取之。

禮非祭非喪不相授器。為祭嚴喪急無嫌可避。則授受之親原自有時。况溺為生死之關。即在路人猶為怵惕。豈叔嫂一門之內可袖手乎。援以手者。遭變而處之之道當然也。孟子所以不援。即是

以道惟其以道故人見謂不援耳以道不援作兩層說便隔此孟子體用合一之學髡何足以知之

事親章

孝經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

曲禮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

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苟訾近於讒苟笑近於諂服闇者行事於闇中欺人所不見

表記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音護焉如

不終日儻參錯不齊之貌外既散亂而不整則內亦拘迫而不安故不能終日

人子養志其日最多其體最大酒食一端特舉以見例耳如曾子

之戰戰兢兢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皆養志之事也子之事親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為有餘也臣子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言舜為孝周公為忠不可謂舜周過於孝過於忠也假如孝大於曾子亦是人子所當為爾而謂人子所不能為可乎

不虞章

朱子曰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非吾人行事只揀過是底行將去便是若必要回顧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

易言章

表記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

孝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擇謂或可擇者。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為師章

學記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也。功也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聲之餘韻將盡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

仁之實章

孝經晉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王者父天母地。事父孝則知所以事天。故曰明事母孝則知所以事地。故曰察。長幼以家言。上下以國言。事天地能明察。則神感至誠而降福。祐故曰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父謂諸父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兄謂諸兄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通神明者鬼神歆其祀而致其福。光四海者兆民歸其德而服其教。

舜生章

周禮門闕用符節。注剖竹為符。口節。朱子曰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如牙璋以起軍旅。一說是兩物。符以竹為之。長短有度。用以徵召。節出使操持之物。亦以竹為之。或以金玉為之。揆字與上合字相類。符節本同。合之自無不同。聖道本一。揆之自無不一。

故以此聖之道。揆彼聖之道。猶以符節之左。合符節之右也。一處在聖。所以一處在知聖者之能揆。揆字粘屬其字。則揆字似死。若將其揆二字略作停頓。看出一也。則揆字自活。此直為從古聖人發凡起例。是知人論世見識。所謂易地皆然是也。

聽政章

禮運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德教加於百姓動無不和

國語單子曰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合曰九

月周十月除道。十月周十月成梁。其時做曰收而場功。音治而春音

土音局土舉籠搨也。舉同興。營室之中。十月定星昏見於午土功其始。

齊宣章

檀弓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孟子此語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

無罪章

凡禍有先幾。見之宜早。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遯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反也。然使大夫士懷去徙之心。國之危亡無日矣。衛邶風攜手同行。攜手同車。非徒賤者去。貴者亦去。未幾衛有狄禍。可不畏哉。

家語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也。君子諱傷其類也。

君仁章

檀弓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泄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不爲章

天下是非不兩立。必有定識。纔有定力。爲處未見。只於不爲處決之。若認作藏器待時。已差。認做欲飛故伏。落權用處。更謬。

已甚章

易說中正。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已甚則失中。聖人所爲。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

大人章

純一無僞。其原總一誠者。天之道。在人却有不同。大的是聖人之至誠。小的是十室之忠信。至誠於赤子之心。非有加。十室之忠信。於赤子之心。却有失。失不定。是喪亡了。譬如一粒穀子。自方苞至穎粟。都是他自具之理。必至穎粟。方盡得這生生分量。故不失在擴充。擴充在不爲物誘。

原泉章

易蒙象山下出泉。水之始出者行而有漸

爾雅釋水泉一見。山一否。乾為澱。音尖。纒有貌。濫泉正出。沃泉縣出。下出

也。沈音軌。泉穴出也。仄出也。

論孟二不舍晝夜所指不同。聖人所見之不已。與天命之於穆不已。同。此不已。是比學者之進脩不已。夫子是說道體。孟子只就徐子身上說。取切其病而易曉。

幾希章

天地之性。人為貴。全在道心。惟微四字。人之所以參三才正在此。人之所以異禽獸。止在此。幾者危詞也。希者少詞也。須以人心惟危四字標清眉目。作定盤針。去之存之。二之字。註中指性。

性。卽道心也。時解竟將幾希作實字。云存此幾希之統者。天謬。程伊川曰。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爾。饑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

舜明節

庶物如治水。委之禹。教稼穡。屬之稷。上下草木。委之益。制器屬之垂。細瑣處。原不必舜為之。只識其理足矣。察人倫如瞽瞍。底豫立。父子之極。封象有庠。立兄弟之極。釐降二女。立夫婦之極。事堯盡道。立君臣之極。友。雄陶。方回七人。立朋友之極。

王迹章

王者不作所存者迹而已。這迹字何等鄭重。迹不熄則義便寄在迹上。此詩不亡。春秋可不作也。迹熄則義便無所寄。此詩亡。春秋所以不可不作也。春秋固繼王迹。不是繼詩。而春秋有褒貶與詩有美刺。其能存王者之義則一也。呂成公云。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凜凜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是以詩亡為風亡。與註不同。李安溪曰。雅詩具勸懲之義。風詩是王者命太師採陳而行賞罰之典。於春秋所取之義為尤切。詩兼風雅。理始完備。方靈臯曰。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朱子承先儒之說。則然。其實風雅中所載東遷以後之詩多矣。所謂王迹熄而詩亡者。謂如晉季叔孫豹歌文。王鹿鳴。趙武奏肆。夏魯三家歌雍。而王吏不能討。齊有

南山載驅之詩。陳有株林之詩。而九伐不能行也。亂臣賊子公行無忌。其端兆實開於此。詩曷嘗亡。詩無有言及王迹者。則亡矣。春秋之續經大矣哉。張惕庵曰。上不採詩。下不陳詩。謂之詩亡。

春秋

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叔向名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法云。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抑春秋為史乘統名耶。左傳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是為魯春秋。

其事節

史記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狩。

君子章

五世而斬。孟子因已近聖人之世。故如此說起。聖人之道。固垂萬世而無窮。聖人之澤。又方在五世而未斬。上四句只是引起之詞。如詩之興。方於理無礙。兩予字作意低徊。兩也字穆然意遠。固不得以私淑諸人。便不消為孔子徒。却正以未得為孔子徒。愈益私淑諸人。勿以上句為憾辭。下句為幸辭。畫成兩槪。七篇中引子思者六。餘如沈猶行。公明儀。公明高。大約多曾氏門人。則孟子私淑諸人。可概見。而生平無常師。亦可知矣。史記言受業。

子思之門人未確

逸箋澤謂容貌色澤。猶禮云手澤口澤也。蓋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見其人者。猶有存焉。其形容音響。尚有稱述之者。至於五世。見其人者。亦皆已歿。而形容音響。不復可知矣。故澤皆五世而斬。

言性章

日至節

卯酉月得陰陽之中。子午月得陰陽之極。姤之一陰。生於午。陰交於陽。復之一陽。生於子。陽萌陰下。書不言致日者。春分實於卯。秋分餞於酉。夏至致於午。獨冬至子。半日入地中。無影可測也。天無體。以星辰度數為體。日至之度。是就星辰上推。言日至者。冬至之

日一陽始生。舉日至而其餘日躔之度皆可知。

辨正歷元之說始自漢人。殊為荒渺。蓋每歲二十四氣。朔氣常

在前。中氣常在後。日至是中氣。非節氣。不當在朔。而言歷元者

皆曰至朔同日。殊不可曉。毛大可云。傳記中氣在朔。則前月閏

如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去年十二月是閏故也。未聞造

歷先置閏者。又云日至兼冬夏言之。李安溪曰。二至者。歷之尤

也。二至正則歷本定矣。故四時測驗。而周官惟曰冬夏致日者

以此。陰生於午則陽極於此。故仲夏言日長至。陽生於子則陰極於此。故仲冬言日短至。

金仁山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一日日六一度。則周

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十五日為一氣。二

十四氣為一歲。則為日三百六十。氣本起於度。故曰日至之度。然

日至之度。亦有歲差。如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

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

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度。則千歲之日至。坐致何

難乎。

存心章

妄人奚擇。自是絕之之辭。到得禽獸何難。一面將橫逆劈開。一面

仍然以仁禮自反。必至如舜之為法。可傳。須是有苗來格。世閒安

得有妄人。百獸率舞。斯人何至。為禽獸。非真度外置之也。故語似

寬解。意正鞭緊。一重看下面。直接是故可見。

禹稷章

學者全要識時。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此亦可見顏孟不同處。講家有以辨顏子為孟子自處之道者非。

匡章章

問章子不殺身以報母。何也。曰。尊不二統而身不已有也。出妻屏子。人但知為謝其父。以已身之不得近而不知正謝其母。以已力之無可如何也。噫。其志為可悲已。

武城章

備攷曾子南武城人。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魯邊邑。

也。澹臺滅明亦南武城人。魯之北。又有東武城。東武城屬趙魯之北也。

齊人章

君子者誰。孟子自謂也。將泰山巖巖。萬鍾弗屑。一對照自得。富貴加一利。達字。曰。賜千金。歲叨九遷。更有安穩便捷門徑。由竇嗶籬。無非欲其利達耳。流俗滔滔。務為卑諂。無所不至。未得則憂愁窮感。志氣茶然。不勝其小。既得則驕親戚。傲閭里。哆然自視。不勝其大。可賤甚於乞墦而莫之覺也。學者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誠末俗之鍼砭也。

舜往章

朱子曰。聖人所以孝其親者。全然都是天理。略無一毫人欲之私。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是不見了。○日知錄。虞書烝烝乂。不格姦。則帝之舉舜。在瞽瞍底豫之後。今乃謂猶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此非事實。但其推見聖人之心。若此。使天下之為人子者。處心積慮。必出乎此。而後爲大孝耳。○竹書堯五十八年。放朱於丹水。七十一年。命二女嬪於虞。堯十子。此九男。丹朱適子不在列。

不告章

真西山曰。世儒疑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

癰疽章

史記孔子世家。載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雍渠卽雍雎。孟子作癰疽。字音之訛也。○國策。衛靈公近癰疽。與孟子合。

大成章

孔子之聖。包羅天地。兼綜百王。自是無所不備。本章却對三子說。故云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集大成。從上時字推入。時字是就變化之用言。集字是就包舉始終言。惟其能集大成。於萬殊。

以書不事三子。名之。之條。理。無。不。備。具。自。能。隨。感。而。應。無。不。得。時。措。之。宜。集。大。成。包。下。智。聖。是。全。體。時。是。智。聖。中。之。妙。用。○孟子本是論聖。聖字內原包智字。到後二節。乃抽出智對舉言之。集註又特申明本領全在智上。蓋不如此根究一番。則孔子所以異於三子而為聖之時處。義終未顯。故語似更端在智。而意指歸宿。則仍還聖字分量。其論智正深於論聖也。

周室章

天。佑。下。民。作。之。君。師。故。位。皆。天。位。祿。皆。天。祿。惟。賢。德。有。大。小。故。統。治。有。廣。狹。而。爵。因。之。有。崇。卑。祿。因。之。有。厚。薄。自。萬。國。之。君。至。五。家。之。長。其。崇。卑。厚。薄。悉。奉。天。以。衡。之。非。天。子。所。能。專。亦。非。天。子。所。敢。

私須識得先王制度皆為其理。當如此不從勢力相制起見。着不得三代以後語。○公侯以下之爵。天子班之。天子之爵。誰班之。白。天。班。之。也。天子并列爵中。即此一句根本已正。○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天子有三公三孤。不言位六卿兼之大國一孤。亦卿兼之。天子六卿。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徒。○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九卿即三孤與六卿也。○周禮天子止有中下大夫。無上大夫。蓋卿即上大夫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蓋上大夫即卿。而又無中大夫也。天子之卿之下。有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

各一人。諸侯司徒下有小宰。小司徒各一人。司馬之下一人。無事。爲小宗伯。行軍爲小司馬。司空之下有小司寇。小司空各一人。所謂下大夫五人也。○天子六鄉。五家爲比。比長。下士五比爲閭。閭胥中士。四閭爲族。族師上士。六遂降一等。五家爲鄰。鄰長不命。五鄰爲里。里宰下士。四里爲鄩。鄩長中士。五鄩爲鄙。鄙師上士。侯國與六遂同。○周禮府最少。史胥恆倍之。徒有數十倍其數者。則府必食九人。史胥在食八七人之閒。而徒不過食五六人可知。○後世立法。每詳於上而略於下。非先王以勞奠食之道也。看末節。乃知先王大經大法中。仍極至纖至悉。此皆天理人情中斟酌得。一毫不苟。不是疏節濶目。爵祿從上看來。似推到庶人住。不知從天

降下民。看來其義原從庶人始。直推到天子住。天子亦代耕之極地耳。天生蒸民。俱合一夫百畝。特人各致其能以相生。故有君卿大夫士之祿。其功大者其食倍。皆所謂代也。

百畝之糞

周禮地官草人。掌土化化瘠爲肥之法。以物地占其形色若黃。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駢剛用牛土有色駢而性剛者則。赤緹赤而。用羊。墳壤墳起而柔順。用麋。渴澤舊爲澤而。用鹿。鹹瀉水已去。用貍音。勃壤粉。用狐。墻墟黏。用豕。彊藥音檻土。用蕒音文。輕音剽。用犬。糞種非糞田漬種以達其土氣之宜而制其偏

交際章

事道節

禮器禮也者合於天時

四時各有所生之物

設於地財

土地各有所宜之產

順於鬼神

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

萬物各得其理

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

官有能也

助祭執事之官各因其能而任之

物曲有利也

物之委曲各有所利

故天不生非

物地不養

如山之魚鼈澤之鹿豕

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

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周禮春蒐以祭祀夏苗以享酌秋獮以祀飭冬狩饁獸於郊以享

烝而王制亦言歲三田以奉宗廟之乾豆則祭固有取諸獵者矣

意此時孔子欲變獵較遂並去之與

行可節

魯所以弱者以三家有三都藏甲故也而家臣之畔亦卽以此故

用孔子以制家臣使之墮都出甲還陪臣之權於大夫季桓子之

見也而制家臣卽以制大夫還大夫之柄於諸侯孔子之見也墮

都出甲復君十卿祿之舊使之均和而安則安魯未嘗不卽以安

三家所謂道之可行者此也其終不行而去則天也

爲貧章

此因當時之仕者居高位享厚祿而不行其道徒藉口貧仕以自

解故發此論言爲貧仕則當辭尊富矣既居尊富則當行道矣故

首曰仕非爲貧也末云立乎人之本軌而道不行恥也二句正相

應

辭尊一節

事有大小。道無大小。會計當牛羊茁壯長。此中正有絕大本領在。就聖人分上看。所謂獅子搏兔亦用全力。而已矣。三字煞是不苟。若論孟子引言之意。則而已矣。只是言其職易稱。方與本指相關。○抱關即司門司關之類。掌管鍵司出納者。擊柝如挈壺氏之序。聚椽同柝。傍間氏之比互椽。掌夜巡者。委吏即委人。主斂凡畜聚之物。以供委積者。乘田即周禮職人之屬。掌六畜之芻牧者也。○更記孔子嘗為委吏料量平。官為司職吏畜蕃息。

位卑節

千古仕宦捷徑。與大老衣鉢。大槩為貧而出。取了尊官厚祿。竟不知行道為何事。孟子以越職之罪。形廢職之恥。此言直是千古良劑。真西山文集云。四事未施。周公坐以待旦。一夫不獲。伊尹視若納溝。苟立乎人之本朝。而自比於抱關擊柝者。流捫心自問。恥何如之。

不見章

前二節以分言。下數節以道言。論分意輕。論道意重。故以義路禮門作通章歸宿。

市井

古者因井為市。故曰市井。

旌

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旟。同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音遂析羽為旟。
曲禮武車綏旌。德車結旌。兵車尚威。武綏謂垂舒之也。乘車德美在內。不尚赫奕。結謂收斂之。

四書補義孟子卷之三

謹之陶起庠虞上述

男金壁全編

告子章

告子言性者四。皆謂性中無善無惡。無謂性惡之意。勿求於氣。恐其動心也。不為仁義。恐其傷性也。其不動心。固自以為養其性而勿失耳。○蔡虛齋曰。孟子之論性善。其辨甚力。蓋此一字。差則天下之事。皆廢矣。堯舜之精一執中。亦只是性善上事。成湯云。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即天命之謂性也。性善之說。有自來矣。此性既是善。然後君師之道可舉。以賞善而罰惡。抑邪而扶正。天下之事。可從而理。若說性惡。或性善惡混。則世間凡不仁不義。

之事。何所不可爲哉。孟子所以諄諄於此。正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也。

湍水章

爾雅釋水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逆流而上曰沂。洄。順流而下曰沂游。

詩傳風行水成文曰漣。

生之章

李安溪曰。生非性。其所以生者性。然第曰生之謂性。則或指其所以生者。未可知也。追問之曰。猶白之謂白。與而應曰。然則卽生卽性矣。生與性不別矣。然雖曰卽生卽性。而或別之於其生。未可知也。追問之曰。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而又應曰。然則凡生皆性矣。生與生不分矣。於是告子論性之指。旣曉然自供。而孟子犬牛之詰。乃應弦而倒。

任啓運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乾靜專而動直。是以大生。坤靜翕而動闢。是以廣生。何嘗不是生之謂性。但告子所謂生。不是指天命之理。是專指知覺運動之氣。所以亂人物之辨。○朱子云。禽獸稟得昏塞底氣。然閒或稟得些小清氣。便也有明處。只是不多。人之所以能具是理者。畢竟形氣生來不同。看人之知覺運動。都靈物之知覺運動。都蠢此。又理之異。原於氣之異也。告子見地粗。故孟子不曾細與他說。若細分之。則人性又有許多差別。物性又

有許多差別如牛能耕而不能守犬能守而不能耕是也

食色章

者炙節

者炙論內只就告子以長為悅四字上看出逗漏故以者字窮之見者不可說外則悅亦不可說外以者之者而通長之者以長之者而合愛之者均之以我為悅也天下有從其白於外之白無有非者於我之者天下無有非嗜於我之者又焉有從其長於外之義

孟季章

尸

曲禮君子抱孫不抱子指平日言古禮經語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以昭穆

子不可以為父尸祖孫世隔欲其有親父子世親欲其有別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

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武乘必以儿可以憑之為禮

祭統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

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

出迎尸者明君臣之義也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

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牛山章

氣字千古惟孟子發明氣根於理理根於心惟主靜而理與心一氣之用自行此周子圖說即從孟子息字得宗也此處就放其良

心者言。平日之氣。即是夜之所息者。蓋非息則固。無從有此氣。與聖人之主靜立極。其境迥別。其理相通。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為主。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為驗。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清則心愈存。

熊掌章

左傳文元。楚世子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音而死。熊掌難熟。

冀有弗聽。王綏。宣二年。晉靈公不君。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外救。宣諸奔。

周禮。穴氏掌攻蠶獸。以時獻其珍異皮革。塵人凡珍之滯者。如熊內熊掌之屬滯。而不售。則官買之。斂而入于膳。供貴者。

無名指章

說卦。艮為指。取其執。○曲禮。六十曰耆。指使。指事使。○賈誼傳。頤指如意。

動頤指靡所。○左傳。宣四年。鄭靈公宰夫將解鼈。子公之食指動。曰。他日我欲皆如意。

如此。必嘗異味。公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桐梓章

月令。季春之月。桐始華。○小雅。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天雅。鳳凰鳴矣。

賢才之喻。于彼高岡。朝廷之喻。梧桐生矣。賢君之喻。于彼朝陽。明時之喻。葦葦萋萋。雖雖喈喈。

○鄘風。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四木皆琴瑟之材。○小弁。維桑與梓。父母所植。必恭。

敬止。○左傳。襄二。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尹子木語。

羿教章

唐堯時有名羿者善射堯使殺契猶獸各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神於桑林萬民悅服非有窮之君也○說文羿一曰射師邢疏羿是善射之號羿字從羽從升升即拱字拱羽爲羿

任人章

曲禮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坊記敬則用祭器用祭器以享賓客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菲薄而廢禮與過文而沒禮皆不得爲敬故君子苟祭雖美不食焉○昏義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音謹以一瓠分爲兩瓢而酌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合者有合體之義共牢者同尊卑之義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者也任人但

知食色偏重處可以弃禮不知禮兼常變卽有時不拘小節而不肯傷生滅倫究之食色之重者亦卽禮之所宜也任人於食色取根本一頭自然極重於禮取末梢一節自然極輕故要權重輕必先審本末

小弁章

固哉節

任啓運曰上著有人於此而下曰越人射之其兄射之是射卽射此人其兄卽此人之兄蓋人射我可以情遣理喻不則趨辟已耳若兄射我則骨肉大變涕泣而道至誠惻怛以感動之以兄弟大變喻平王父子大變也舊說觀越人與其兄射人非是

凱風節

增韻石激水曰磯。磯者磯激也。橫石當水。水必怒而衝激震蕩。是水未必怒。以激於石而遽怒也。母情欲橫流。有似乎水。而子以正義明阻之。則如橫石當水。不可在親。磯在子。

居鄒章

幣帛

郊特牲旅陳庭實所陳之幣幣無方。非一方所貢。束帛加璧。往德也。往進此比德於

王之

聘禮記多貨則傷于德。聘物有常數多幣束美奇則沒禮。聘幣有則禮之本。聘幣有常制美

意不見

或問儲子儀不及物。幣可反乎。曰始交未容逆料其不誠。既受則不可反矣。儲子始以幣交。必是當交而交者。及其終不來見。方見其儀不及物。交際予受應酬之道。視其誠意以為衡。未以得不得相形。正見孟子權衡之妙。

淳于章

司寇節

四書辨稅字集註音脫。冕何等物。而可作常冠戴之以行。稅當是輸芮切。收也。斂也。謂甫脫去冕。不暇收拾。即便行也。

人但知為肉為無禮。而不知其為不用也。魯人為肉為無禮之議。正協孔子微罪之心。孔子欲以微罪行。正要眾人不識得微罪是

孔子自謂蓋以燔肉行。幾若行之過激者。使人咎其可以無去而必去。所謂微罪也。不欲爲苟去。在已亦有辭於去。非全無可去之故也。已以微罪行。乃正不欲顯其君相之失耳。若以微罪屬之君相。則又非聖人之用意忠厚矣。

五霸章

天子節

巡狩之制。虞廷五載一行。至周改爲十二年。然觀徧存徧頒徧省以下諸事。則時巡之典。雖疏而考核之力更密矣。○只霸便是無王。桓文之匡定拜享。未嘗不陽尊天子。其實目中無有。將天命天討之本。一齊蔑却。此摟伐之罪也。若戰國諸侯。並不用陽尊以爲

摟伐矣。其臣且逢迎以重其罪。故特以三王作準。先立罪案而發其罪。

葵丘節

桓公自北杏迄葵邱。衣裳之會十有一。而無歃血之盟。以信結也。自于洮迄于淮。兵車之會四。而無大戰。以義勝也。周人因事以置官。周禮因官以存名。居官而不兼其職。則官冗。兼官而不存其名。則官廢。爵欲正其名。故官必特置。所以取桓公之官事無攝也。祿欲省其費。故職或兼掌。所以斥管仲之官事不攝也。

曲防

考工記匠人凡溝必因水勢。就水所趨防。止水必因地勢之高善溝者水漱之。水常灌漱則無所壅善防者水淫之。淤泥淫洩使厚則不致潰

過糴

國語莊二魯饑臧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苦事自做平常居官者當事不避

難在位者卹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

官而情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左傳僖十晉薦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百里即百與諸乎對曰天

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乎輸粟於晉

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僖十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

弗與慶鄭晉大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

皆失何以守國

慎子章

詩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周公封於魯

為方百里蓋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

通山川附庸計之也○地有山林川澤原隰夷險之不同若限以

地里而不計田里則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矣里數有二分田之里

以方計如方里而井是也分服之里以表計如二十五家為里是

也分服則計道里遠近以為朝貢之節分田則計田畝多寡以為

賦祿之制表音茂

白圭章

貉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

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分曰數。總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物產不等貫而通之咸享其利。○東南曰揚州其利金

錫竹箭其民五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

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

州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馬牛羊豕犬雞其穀宜五

種。黍稷菽麥稻○正東曰青州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雞狗

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

擾其穀宜四種。黍稷稻麥○正西曰雍州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

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

其畜宜四擾。馬牛羊豕其穀宜三種。黍稷稻○河內曰冀州其利松柏其

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利布帛

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去雞其穀宜五種。九州之內土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

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纊西北多織皮

治水章

鑑禹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橈。音山乘榻音按此即書所謂予乘四

載是也。

左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

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禮衣以治民臨諸侯

禹之力也。

君子章

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有訓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諒對貞言。則專於諒者未必正。孟子之言諒。諒之正也。亮即友諒之諒。所謂誠也。亮字兼有明意。第本義自主信耳。執字靠定亮字說。言君子持以應天下之事。止此一誠。舍是便全無依據了。不是不能執。是無所執。此與左傳杖莫如信同意。執字活對亮字不。過勿平提。

樂正章

善字兼才德。所該甚廣。集註特拈直諒多聞。與讒諂面諛。反照好善。自是虛懷。翕受。非廣收策力。以備驅遣也。若從強智多聞起見。仍是公孫氏心眼矣。來告以善。自主聽言。與下節對針。但用人意。

亦即在聽言中。

舜發章

鹽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祭祀共其苦鹽。未煉散鹽。已煉賓客共其

形鹽。築為虎形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味甘如飴

故天節

張榕端曰。古亦有降大任而未歷艱苦者。如金天之繼父。伊耆之紹兄是也。不知肝食宵衣。聖王自有神明之艱苦。而不得謂天之待是人。獨優。古亦有習奇窮而究不降大任者。如孤竹以首陽終。尼山以布衣老是也。不知維風敦節。聖人自有名教之大任。而不

四書本義卷之三
得謂天之待是人獨齋

然後節

凌義渠曰世有憂患而未必生。蓋臣義士動以身殉而不知其耿
日月而薄雲霄者皆生氣也。世更多安樂而未必死。宮室妻妾淫
享終身而不知其思慮荒而視聽憤者皆死氣也。

順受章

上章命字是我自己心性用得功底。所以要立此章命字是由不
得我底。所以要順受。○上章命以理言。自該得氣。妖壽不貳是也。
此章命以氣言。仍歸於理。順受其正也。前後本自相發。○天命
不能不受。只問所以受之者何如。註惟莫之致而至者。解順受乃

爲正命。解其正。順受其正。四字截斷看。蓋謂惟順受者乃其正命。
耳。修身以俟。補出順受工夫。故下所以字。盡道卽所謂修身以俟
也。○人以順感天。以逆應在天之命。却自有。我順受之。卽不正
者亦正。究竟天無私。其氣化流行。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故在天
言之。皆是正命。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沒而寧。便亦是吉。○桎梏不
定是犯罪。如死於色。死於酒。死於暴虎馮河。皆是。亦有不死者。罔
之生也。幸而免。

句踐章

尊德樂義。只大槩說我尊者在德。則他勢位之崇。自不足以壓我。
我樂者在義。則他富貴之榮。自不足以炫我。德字是以天爵對人。

曰書不孝三十一
爵義字是以自持對物誘然單說箇尊如貧賤驕人尙可以虛氣
託之單說箇樂如輕世肆志尙可以曠識當之必其所行皆不失
義皆不離道纔有著實處不失故能得己不離故不失望澤加於
民則我實有濟於民脩身見於世卽人亦皆信之上都對待分說
至末二句又加兩則字尊德樂義本領至此窮亦可達亦可在易
之乾潛則於地見則於田躍則於淵飛則於天與時偕行無不可
也伊呂以上乃足當之故特揭古之人三字望古遙集却是自道
胸懷非爲遊士說法

王民章

孔子
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

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正蒙大海無潤因竭音謁暑而渴也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

皞皞不得說向無懷葛天淳悶榛狂與霸者不相針對○殺之不

定是殺了如移郊移遂五宅三流皆是利之如五畝之宅百畝之

田不違農時皆是遷善如勞來匡直輔翼振德皆是

仁言章

善政中有教養善教中亦兼教養善政制民善教化民也卽論語
道之以政章意

深山章

聖人之心動時所以異處都藏至靜之中靜爲體而動其用也但

當靜時不易窺測。至動處乃見。故孟子抑揚其詞以極形容之致。非謂靜時無異。動時纔異也。當着眼所以異三字。目所不見謂之幾耳。所不聞謂之希。幾希者乃人所不可得而見聞之意。本文是從寂說到感。語意則從感推到寂。前後截自相涵相足。

無為章

君子所當為者義也。所不可為者不義也。所可欲者善也。所不可欲者不善也。不為不義則所為皆義。不欲不善則所欲皆善。本文只一面言外自有兩面。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所視聽言動之必在於禮可知。補不補皆得。

德慧章

易蠱卦先甲三日。辛也。前事將壞則當更新而慎其始。後甲三日。丁也。後事方始又當丁寧而慮其終。

巽卦先庚三日。丁也。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後庚三日。癸也。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

以正大心。諳練世故。而出謂之德。慧。循智以邪。曲心窺。矚世情。而出謂之機。械。變詐。故學者不可輕語通達。先務正心。

三樂章

王汝驥曰。一樂既孟子所無。三樂亦未足滿志。二樂若就現成說。反不見聖賢脩己實功矣。可見俱是慨想之詞。明白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如孔子得顏閔諸人。始可無憾。孟子之門。僅一樂正子。是於此一樂亦終不能得也。惟不能得。故愈想慕而不能自己。

養老章

祭義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言治國有道。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稽古養老之政。肇自有虞。記稱四代之養老。燕禮饗禮。食禮兼用。各殊其儀。深衣燕衣。縞衣元衣。各別其服。國老庶老。異其等。上庠下庠。東序西序。右學左學。東膠虞庠。殊其地。此其委曲繁重之數。非僅制田里。教樹畜導。其妻子以養之爾也。然老者飽於國。之曰短。而飽於家。之日長。此言其寓養老於養民之中。所以深探其本也。

易其章

以時卽從王者酒醴。晏會之有節。以禮卽從王者吉凶軍賓之有常。差排而下。民安得不向風成俗。

檀弓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包牲體隨一乘。及墓而反。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孔子章

孔子二字一頓。言孔子之道大也。所處言登山者。所見言觀海者。都是指學者而言。登山觀海。正與遊字一例。高大是聖人所處。所見就學聖者所至地位說。所處益高。則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小者不足觀。登觀四句。通注到聖門一句。朱子以爲興體。乃以二物興二意法。

雞鳴章

閒字有疆界。有幾候。但知疆界而不知幾候。則省察處不切實矣。有指點有工。

夫但知指點而不知工夫。則下手處不切實矣。未接物時。敬以直內。以立其本。及接物時。義以方外。以達其用。動靜交養。內外交持。如是而後爲善之功始密。有爲章。此當與論語爲山章通看。但論語以譬如直起。下有進止等字。故單指爲學。此着有爲者三字。兼學問事功講。不專言學。

伊尹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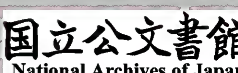
唐虞以前無革命之事。而尹相湯始行於桀。亦從無放嗣君之事。而尹託孤始行於太甲。故曰伊尹。聖之任。這任處。便是他志處。太甲克終允德。雖由其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感格之。則可是極重之詞。伊尹之志。直是天高日晶。非小可事。

素餐章

計功而食。非有國家者之所宜待君子。而亦非君子之所以爲心。丑見在食。姑與之言食耳。君子有大造於人國。自有得食於人國之理。必以餐而計。其不素。抑已小矣。故須高着眼。孰大之理。方見得透。看得活。○君子養其身。於有待。便是有功。當世處。沾沾在。不用上較量。轉開疑竇。

王子墊章

戰國唯以功利爲事。一切游士。無非是行不義。殺不辜的伎倆。非仁非義兩非字。都從士志中看出。不爲意。卽在其中。一介不取。便是不爲。不義無故不殺。便是不爲。不仁。自是現在實事大人之事。



四書不義卷之三
卽在尙志之中。所以謂大人之事。備不得因士未得大人之位。將事志盡成兩概。

五教章

自時雨化至答問。其品遞降有差。至私淑艾者。原別變一法。不可謂其品在答問下。如孟子程子朱子如時雨化一等也。其外諸賢成德達材甚多。若訓詁箋註之儒。亦答問之流也。孟子以此一條置末。固自處之義。亦理當另起耳。

有道章

道非可殉。人殉人則必非道。未聞以道四字須微頓。語氣當云未聞既以道矣。而猶殉乎人者。也不是。又有殉人之道。註妾婦之道。

正言其非道耳。若將以道殉人。連讀天下有殉人而有道者乎。孟子子爲當時仕者發論。殉人在無道邊居多。

放飯章

曲禮共食不飽。求飽非讓道共飯不澤手。摩手有汗澤毋搏飯。取飯作搏則易得多毋

揚飯。嫌於欲食之急毋咤食。似氣之怒毋齧骨。嫌有聲毋反魚肉。所餘反於器毋投

與狗骨。賤主人之物毋固獲。必欲取之

盡信章

法言虞夏之書渾渾。純雅爾商書灑灑。遠大爾周書噩噩。嚴肅爾

儲中子曰讀書不可無識。識足以定邪正。則東魯之聖。亦在文章。識不足。以正是非。則刑名之家。原於道德。泥古之患。甚於蔑古。此又不可不知也。

善陳章

古尚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作牧誓。林注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其屬有虎賁士八百人。當周盛時始有八百。不應伐殷時先有三千。且顧命云以虎賁百人逆子釗。則牧誓言三百亦已盛矣。蓋虎賁非兵也。

梓匠章

規矩有形。我得操之。心巧無象。彼自悟之。此能與不能使之別。

民為貴章

蜡

周禮籥章中音仲春晝擊土鼓。以瓦為匡。以飲次同爾詩。幽風以逆暑。

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飲爾雅。楚沃大田。擊土鼓以樂田。

曉古之先國祭蜡則飲爾雅。擊土鼓以息老物。萬物助大成歲事至冬而老當休息之

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

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禮而祭司嗇后也。嗇與種司百穀種以報嗇也。饗農古田及郵表督約農畷所禽獸仁之至義

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

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水與水庸水溝事也。農事之備皮弁素服而祭

以送終也。物至此而老老則終。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臘先祖五祀勞

。八蜡以記四方。記其豐凶。四方年不順成。八蜡八蜡之神不通以謹民財

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移者寬縱之義歲豐則民用稍寬衍。既蜡而收。收民息已。

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

聖人章

首二句說聖人之可師百世。聞風六句說百世之師聖人。奮乎以下從百世之師聖人。仍掉轉聖人之可師百世。末句又從聞風作一觀。更加遠勢。親則羹牆之見不止於聞。炙則氣骨皆蒸透。不止於風。亦指百世以下之真能觀摩效法者。非謂夷惠同時人。斯其所得必不止於若頊夫之廉云云而已也。

貉稽章

新說賴作分辨解。如云不分清白亦通。張儀傳衆口鑠金。

高子章

追齏

考工旋蟲是鐘紐。為蟲獸之形。若漢以來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之類。年即甚久。亦無欲絕之理。且字書並無以追為鐘紐者。說文云追當為槌擊之追。齏蟲齧木中也。蓋高子以禹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之處。摧殘如齏齧木之形也。

軌

考工記匠人營國。丈尺其大小國中城九經九緯。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經涂九軌。涂廣容環涂七軌。野涂五軌。八尺為軌。國中曰經涂。遠城曰環涂。郊外曰野涂。不言緯者。以與經同也。

樂以章德。亦以象功。禹承堯舜之後。文當殷紂之時。禹之德已西被東漸。文之化不過南及江漢。則禹之聲自有尙文王處。正有衡

量商酌在高子問最淺陋故樂上事竟置不提以他無可說處也

性命章

李安溪曰性之不與命二命之不與性二是性命之真所謂天命之謂性亦性所自出之謂命也以窮其欲者託之性而已非命矣以盡其理者歸之命寧有異性乎要須性命看得合一則不至惑於嗜慾氣質之說而性命之理明矣蓋不與命合一者非真性不與性合一者非正命也不是果有兩項性命而君子有意伸抑其閒本文所謂性也命也乃就世俗所謂性命言之兩不謂是辨明性命之說而所以順性命之理者在其中矣按此與註小異而理自相通

人皆章

爾汝節

實字有二義語類云實字對名字說反之於身而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此以實行言也集註云其中心必有慙忿而不肯受之之實此以實心言也行必反之於平日心則推之於現前無適非義曰合由從前說向後面去此二義意實相承

言近章

表記君子不以辭盡人盡見其人之實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根本盛而條達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蕪詞蔓說曲禮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家語夏禹聲為律身為度。禮記左準繩右規矩四極

之民莫敢不服

禮運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禮者人情之防範陳義以種之。

義者人情之裁制講學以耨之。明理欲之辨如耨之去草以養苗本仁以聚之。會萬理為一理如穀

之熟而斂之也播樂以安之。和順於道德如食之而厭飲也

養心章

朱子曰欲是好底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理所當然才是葛必欲精細食必求飽美這便是欲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閒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且如眼前底事要這箇又要那箇這心一齊都趨向外邊人欲分數多則天理分數少也按朱子云

欲是好欲蓋因人所不能無而言然不好底欲亦即自所謂好欲朋從憧擾紛沓而來故不好底欲固不當言寡即好欲亦正不可任其多而不節。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汨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必言矣

曾皙章

孝子不忍其親之心有所觸而動或無所觸而亦動見所獨而觸或見所同而亦觸哀至則哭何常之有即曾子亦不知其所以然而乃求之於美不美食不食耶所同所獨之論所以曉丑而非以

盡會子也。

玉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毋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親亡而澤猶存惟篤于孝者。覺之不能謂哀惻不忍也。

曲禮禮不諱嫌名。音同。一名不偏諱。可單。君所無私諱。私尊不諱。君與大夫凡所當諱者皆在其中。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

夫之所有公諱。君與大夫凡所當諱者皆在其中。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如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左傳隱八年。衆仲曰天子建德。立有德以因生以賜姓。若舜生嫡汭。若胡公封於陳。命曰陳氏。諸侯以字為氏。諸侯不得賜姓。故其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為族。若晉中行氏。趙氏。韓氏。魏氏。

申繻曰。晉以僖侯廢司徒。廢為宋。以武公廢司空。廢為司城。先君獻武。

廢二山。其教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如國與官山川畜牲。器幣皆不可以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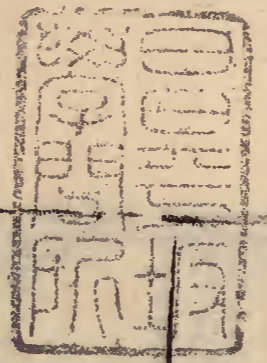
狂士章

中道之絕續。辨於真似。狂獦非中而可進乎中。故孔子思之。鄉原似中而實亂乎中。故孔子惡之。中道即所謂經也。欲絕鄉原。只在反經。思狂獦。亦欲進之於中以傳經常之道於不泯耳。

由堯章

舊說聞知必賴見知。側重見知上。非也。由堯舜至湯文王孔子。自是聖聖相傳嫡派。其兼敘見聞者。不過謂同時有若而人。異世有若而人。皆得與於知之之統。歷歷可考耳。實則見與聞俱主堯舜湯文而言。湯之間。聞之於堯舜。非專藉聞之於禹臯。文之間。聞之

於湯。非專藉聞之於伊萊。孔子之聞。聞之於文王。并以聞之於湯。於堯舜。豈專藉聞之於望散哉。至末二句。亦只就從前大槩相提而論。見得後有聞知。當時必有見知。說無有。正是說必有。孔子之見知。自當屬之顏曾。但孟子只願學孔子。時地相近。故欲自附見知之列。非必置顏曾輩於不足數也。



文正公

